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署

14
3148
15



12  
3148  
15

說苑新敘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譏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至論新序則以為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在鎔其為鐘鏞為鼎彝尊壘皆是也及其既有成器則鐘鏞之不可使為鼎彝尊壘鼎彝尊壘之不可使為鐘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為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為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道至是則止耳苟焉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奮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膠膠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為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號純儒其過童生然猶泥於機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即鞏之所推獨稱揚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苟折衷以聖人之論其亦真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犯分呂悔叔曰同姓之卿歟眾以為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為忠夫以子政為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即斥逐誅死不旋踵于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弟所不忍容于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是亦豈枉已者之為

漢魏叢書

說苑

一

不  
寄贈

91-0612

使有枉已則于政以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適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因抑以死若此者豈獨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之旨率不為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名法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治古文者欲改見三代放失舊聞惟于政之書時為雅馴今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即繼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窺其旨要哉余因刻說苑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謬習諉使于政之心不白於天下迺為之辯者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于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曹肇華上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政理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說苑卷一

漢沛郡劉向著 新城楊以滢校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撝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





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  
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  
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  
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  
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甯子今年老矣為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  
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  
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  
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  
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  
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通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夫此五阻則豪  
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  
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若夫五阻以為戒本  
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  
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  
居處肆縱左右懼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  
微則甯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違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  
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令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于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任之  
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于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任之

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去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  
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  
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  
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  
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  
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  
子聞之從周歸燕鄰行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彊齊夫燕  
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  
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  
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  
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  
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王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  
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  
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  
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  
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甯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  
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甯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  
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

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不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藪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雖圻川竭前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且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吊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遣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甯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徒於繆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繆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謂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者楚大王有疾告大夫曰甕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遺之大夫許諾乃爵甕饒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遺之大夫許諾乃爵甕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曾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樂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樂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樂激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樂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樂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亮武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而君弗也君胡不問於晶也武子曰晶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晶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

說苑

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授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流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  
京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  
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疏以為  
寡人戒 齊景公遊於萋聞晏子辛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為違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來比至於  
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  
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  
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  
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  
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  
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  
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  
見於眾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  
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  
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  
心矣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子師  
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  
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  
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秦顛闕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

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  
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  
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  
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  
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  
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  
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  
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  
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遂其君  
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  
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  
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  
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諫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  
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辭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  
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

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解其誥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王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王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眾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閭閻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人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

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天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進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過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鳴鹿子皮曰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



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輦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甯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惠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于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眾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于為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為即墨而於齊足完忌舉北郭刁勃子為大士而九族並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軍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儉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今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肖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雁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令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令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

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支進問君何為止簡王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王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王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王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王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王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王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表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妾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驢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文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驢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棹軫之車而駕驢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于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棹軫之車而駕驢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于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

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駕馬以朝王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于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宦宦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鵠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吾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諱將危國損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諱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及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諱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善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救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眾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眾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警不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

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及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強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眾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矣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聽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恐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眾者殺也于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于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

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眾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悅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遠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遺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于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業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榮華稿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任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啣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以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咨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咨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曰橋者父

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一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覺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擊腹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禽有過其母嘗之泣其母曰他日管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嘗痛令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穉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令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道遙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其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虐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為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全也而可以利金詩書

僻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蓋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過伯樂不致千里子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禁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表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楹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切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琢如琢如磨此之謂也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主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此之謂也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眾登正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先者節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清焉管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

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其眾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三歲學而周成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令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塔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豐牆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環必先矣樹木淺根咳不深未必擗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嘷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

而巧色者老而衰令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开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于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免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免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境亂猶免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為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之仕之翟翟足以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子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酒器

說苑卷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妾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乎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也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糲糠之食藜藿之美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者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焉修潔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焉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眾也 楚伐陳陳西門燭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眾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知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于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

之曰吾假人遠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于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于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受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彭君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莫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馬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令事終矣與其父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子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名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闔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王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

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冢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曰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曰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曰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令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祀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祀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祀梁華舟下闔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祀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闔壤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于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祀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祀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闔殺二十七人而

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陔而隅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秋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秋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馬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秋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秋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秋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眾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道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母死子囊曰道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人不利之名而效臣道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十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固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固鄰國之使而刺之則吾固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固鄰國之使而刺之則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情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也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袿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受奔或於後義死不避遂袿衣將入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強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

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刑蒯瞶使晉而及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刑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刑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刑蒯瞶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聞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歆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歆之故已而使人謂歆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歆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歆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死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歆布衣義猶不肯齊向燕泥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言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曰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昔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曰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村粟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可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郢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吳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王之自陝以西者召公王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繁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思詩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其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恤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眾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悉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志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令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得民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父子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尊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禘為醴丞界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併之為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

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眾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如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為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大辱故其工驪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為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甯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令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之道過燕君逆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晏子



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穀弱故及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穀弱故及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穀弱故及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受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堯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堯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煉而周內之益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眾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

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穀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怨使不歸之民怨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民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卻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令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令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珮珥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矣也子游曰譬于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動可得城矣故不受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動可得城矣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嘗所甚惡是失實也若所好何若不實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令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令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鄭

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四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能莫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不也役也親戚愛之眾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王法未嘗有所寬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養姑十年之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家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寬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于封為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死者有三十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凡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鬪者忘

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戕然乃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亡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夫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縣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哀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侍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麋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孟孫信由仁與不仁也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伯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訐范中行有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蚘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士苗夕馬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收下而無所得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螻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螻螻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螻螻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螻以走螻非性之愛螻螻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螻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此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令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澆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

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章曼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曼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已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項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項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其處一蛇者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令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眾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

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傅舍吏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剝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忘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二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且冠纓時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殺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惟郡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懼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于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嘗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滿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自含而饋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為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之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食脯二胸再拜頓首受之不飲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為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

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耶請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為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為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赴赴武公侯于城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君胡可不務愛士乎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逐以侍兒賄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為者也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王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王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王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王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癩吞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眾人畜臣臣亦眾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襄子曰非義也于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二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

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鮑叔死管仲  
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  
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  
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為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於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  
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  
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于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  
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弒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  
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過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  
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  
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  
公姊有遺腹志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  
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皆羸姓也中行入面烏喙降佐殷帝大  
成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  
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  
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勸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官之  
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  
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

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  
願乙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台其友而告之  
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  
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  
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  
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絺紵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  
壞文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  
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  
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  
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  
大笑而不應王後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  
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盃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沔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  
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車百乘立為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比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  
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  
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眾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  
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  
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  
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君之賊心為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怒

然曰寡人受命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為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為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東閔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邠歌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則之而使歌為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為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歌以鞭扶織織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則其父而不病矣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龜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勸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勸之勸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弊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概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

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疎則必危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懲衛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嘗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眾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單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眾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鱣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馬子路見公公以史鱣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也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眾矣故曰司馬為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矣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

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訟獄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也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併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當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七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饑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過民如父母之愛于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姪慮下不陰害不幸宮室費財不多觀游臺

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

以其法令數更也 咸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而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離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風波之民自攻其王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上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上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 上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宮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其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表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洽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于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辭

令禪謀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禪謀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苦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為之辭令成乃受于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善蔽人之善者因而愈明明乃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乎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說語正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于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叔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善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

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需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令履而行之是學曰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需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討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令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眾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困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縱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為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廉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



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子有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章一羊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游淵鴻鵠高飛不就汗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夫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社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嘗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裘表以為榮華入則修琴瑟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失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沽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醜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矣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進則善無由入矣 復景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景之君不對而循口操矜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論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謂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或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樂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

之樂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慚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日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擊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擊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

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  
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  
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  
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  
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實所謂四民  
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佚之路興矣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  
德而天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  
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  
非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  
材木矣此功致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  
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故葉用于草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  
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  
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眾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  
用管仲鮑叔隲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賜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  
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

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慶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僂  
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謀世叔行人子羽賊臣  
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甯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  
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  
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業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  
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惜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甯外  
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已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故傳曰患之起  
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  
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  
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  
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  
子之賢乎安死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  
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曾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  
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  
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齊威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躡脚於宋而卒  
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  
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締紉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過明君聖王  
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縣縣之葛矣 眉睫之徵接而形于色聲音之感而動乎心實感擊牛角而商歌桓

漢魏叢書

說苑

二二

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噓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又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刳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簡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為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已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討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必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樓閣王於莒燕校地計眾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而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

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段大夫於係纆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夫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尸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德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魏乎若泰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豈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正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都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於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拙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

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怒應順然後求其良林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執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貧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至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隈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嘆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二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數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聞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耳蓋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二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

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驛駟騏驎令無有王選於眾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令無有王選於眾王好味矣古者有毛盧西施令無有王選於眾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賜賞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過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糗不足於士而君雁鶩有餘粟歛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粟後宮婦人撫以相撻而士曾不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士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 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鮑去衛靈公郊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鮑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後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聞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眾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

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謂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並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得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陸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綬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解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疇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擡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曰今日諸君皆為曠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肩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

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矣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不踰開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罕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罕不從子罕來復召子罕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罕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于章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罕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前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王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王聞之絕食而歎蹠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眾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人矣簡王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子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二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盂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堞者宜禾滂邪者宜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

立清于駘為上卿賜之千金車車自乘與于諸侯之黨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清于駘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為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眇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眇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蓋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責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眇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者俱責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于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嚙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釐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為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文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為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孔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讟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讟之怨讟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郟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刑

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讜諫也五日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當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游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濼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受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裊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種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劍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等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味死御平公曰諾咎犯

申其左臂而誑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使游  
 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交繡士民無禍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  
 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琴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  
 也曰以人事諫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  
 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過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  
 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  
 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遂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  
 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游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日吳王曰子來何  
 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  
 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  
 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能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  
 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誡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  
 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即嫪毐封以為長信  
 侯為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闚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寡人  
 子何敢乃與我元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每四股車裂之  
 取其兩弟囊扑殺之取皇太后遷之於首陽宮一本作下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骨肉幹  
 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  
 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

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令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色子同  
 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  
 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  
 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  
 得存死生存亡聖王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  
 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重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扑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首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  
 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已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殿  
 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令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力自行迎太后  
 首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  
 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壞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  
 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尊茅  
 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  
 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  
 延壞百里民之豐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  
 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  
 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  
 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  
 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

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新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新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二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誦於一劍非武也姪婦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通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于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馬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擊于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弟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之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于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陔為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止者也於是王還車幸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路之贈以敗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令王得如黃之狗箇路之贈敗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前伏將答王王曰不殺免於極祿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實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

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殺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路之贈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王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為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約表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公曰吳其亡乎吳以敬舟吳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吳以敬臺吳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天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今復欲為鐘是重欲於民之哀矣夫欲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教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



大夫之賜得幸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刑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  
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刑跪有直辭是  
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刑跪倍資無正時  
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  
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  
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  
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簋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  
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  
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並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吳以伍子胥孫武之  
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圍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  
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椒越王勾踐乃以兵五  
千人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喜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  
平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  
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晝夜問疾且能用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  
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疎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  
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  
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令信其游辭為詐而貪齊璧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  
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

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令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  
隙因說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積賊為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  
計謀不用乃反恐望令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強諫沮毀用事微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令王自行悉國中武  
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  
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快快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  
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諫臣室黏為亂王顧反誅我我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  
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諛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我墓上以梓  
令可以為器而扶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乃為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  
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景  
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季子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  
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季子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曾馬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  
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辛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為其威也今其王死  
其威未去何為還大夫皆欲還于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  
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  
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讐言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而致患不若違君  
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  
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蘭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

之地以有天下焉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夫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勢無窮之樂保萬眾之勢不出及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日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福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秦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木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而絕可權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眾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嚶嚶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

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龍龍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畧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于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社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于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

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欵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損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損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損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損曰嘻是已常損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損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損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損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乎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組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急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福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賢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救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焉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元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說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秦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福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諛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眾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眾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於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魯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償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妻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

家內得行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誠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長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衰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舅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眾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急政事為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衰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悅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過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令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逢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贛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

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范滅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再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再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後為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輕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堅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子反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眾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為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蓋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

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堯而與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堯而不吊贈是無哀吾喪也與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極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與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與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眾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曹哀公問孔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詢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焚燬不滅矣矣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絲絲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益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曹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也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正吾子也擁鑣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正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正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遠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

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逝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宜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過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譏諛亂正心眾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瀆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日柔以仁二日誠以信三日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日恭以敬五日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室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豁谷君子為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束之君萬乘之王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故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表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

說苑

三十一

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噉噉令若  
泥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矧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虎其皮譽人者少惡  
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泥者何釋恭為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  
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譏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  
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論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  
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  
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  
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  
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  
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  
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  
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  
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  
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

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  
其或者正訓刑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  
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  
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  
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祖父老皆拜問王先生  
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問王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  
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祖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  
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問王先生對曰唯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善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  
於大王王曰夫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善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  
以貴先生問王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  
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少可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者敬老如是臣少可以得  
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祖父老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  
善願請先生為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王壽王獨曰  
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  
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於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滂泉無所不通上  
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  
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  
皆稱萬歲是日賜虞王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其子臣東郭祖朝願請聞國

說苑

三二



子哲臣獨何以不若榜柁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穆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能獨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通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慮盈旬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為之微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已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送進而論說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戈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之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興覽豎子樵採薪堯者踣躅其足而歌其上眾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泣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欬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忘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

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隨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費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令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財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金幣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肸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肸叔向為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霄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令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廩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為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為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為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為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過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未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之急則能收天下英人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



以遺孟嘗君孟嘗君報食祭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  
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  
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  
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飢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飢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  
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  
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  
承益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  
辜其尸陶君懼請劾二人之尸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  
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  
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  
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  
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于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湯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  
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  
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  
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  
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于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  
安得為聖于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又于問于

貢曰季夫子三窮而二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必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  
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夫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  
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  
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極  
枯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  
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  
慈也知命也極枯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  
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曰口口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  
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  
對曰陽處父欲臣又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固趙衰三日而達智曰知其士眾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  
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  
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為人與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三十也為晉中軍尉身以喜仁其  
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遠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  
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  
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

說苑

曰一

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再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羊革征夫每懷靡及楚莊王舉兵伐宋宋考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母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中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忘忠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為上卿後世言霍虎秦子以五百里地易鄆陵鄆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鄆陵君獨以五百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鄆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為趨者鄆陵也夫鄆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怒然作色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天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雉繫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合怒未發指屬於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一流血五步即葉也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鄆陵獨

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于子貢曰使吾貢吾寶而與吾師是不可恃也於是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秬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晨好北大於是乃遣倉唐魏北大奉晨晨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擊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晨敬獻扈厨魏北大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三者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夷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謁謁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

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朕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賢其群臣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王君國廣以大民堅而眾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王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子乘王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其望其炮矣令使柳下惠於齊齊不解於齊兵終不愈蓋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為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怒曰吾望而魯城若若類夫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刻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刻羊矣臣之君固以刻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陀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陀推結筭路見陸生陸生因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推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降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使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陀乃蹶然起

坐謝陸生日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日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陸生日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陸生日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方地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踣距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處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拜尉陀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大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春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莫克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藩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支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有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支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遂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債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蓋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慨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益賊以慢野以口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粗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因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幾晏子也猶保而嘗言高樞

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刑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王前者瓜  
 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  
 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  
 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  
 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令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  
 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令臣使  
 楚不當從此門債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此肩繼  
 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王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  
 宜使楚耳 秦楚戰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嘻甚矣  
 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覺鐘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戰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  
 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覺於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鐘鼓無  
 聲鐘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  
 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  
 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政齊遵雒路渡濟橋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  
 門敵馬乎淄淄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  
 曰臣不如才教王曰才先生應之才教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  
 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玉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  
 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皆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入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

時梧可以為其材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為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  
 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  
 國□□□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子曰何其久也  
 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黯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其聽易曰渙其辭元吉渙者賢  
 也辭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辭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于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  
 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  
 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  
 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令者得  
 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  
 侯之地乎遂出而不反

說苑卷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甘闕其謀窮堯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善失策  
 傳曰眾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  
 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末前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  
 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  
 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  
 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

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是嬰是也 趙簡子曰昔有澤鳴犢魯有孔子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擊往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止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正聞之剗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正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曰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以馬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備者進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聲愀然清靜者纒絃之色勃然充滿者此丘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丘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

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躄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道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士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為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昔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締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令城未沒者三板曰龜生龜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令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情約為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締疵締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眾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

問其故曰主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  
 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  
 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  
 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步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何以知也  
 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君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  
 窺牆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眾問曰得無有昆弟  
 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  
 主也汝能行吾能言汝為主我為彼吾亦何以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  
 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豈才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豈才自刑  
 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  
 為諸侯笑及桓公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偁坐於屈建屈建曰曰公其為亂  
 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  
 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  
 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  
 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  
 也而顧及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福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願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  
 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願欲使其眾甚矣後果以平陵  
 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

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  
 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  
 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實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  
 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  
 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無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  
 而失其紀其妻吾之怒奔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  
 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海上者逆之道也出入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  
 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  
 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為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王人者見龜直  
 埃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埃遠其積薪不者將有大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  
 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  
 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  
 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薪曲埃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  
 為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辭臣而謀皆曰師行取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及矣於是魯  
 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  
 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  
 起兵伐魯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  
 者曰為此番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天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

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番天之所以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穆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其過故興衛吳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為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鵬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請侯請為鵬乃抑而曰將將之臺官官其謀我吉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眾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之困而供之在軍食孰者生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破池馬宿有妃嬪嬪御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十乘辛二萬與分兵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為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令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會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母乃害聖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陞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齊而來以大雨水平地而雷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天

914

與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眾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祀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晉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晉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勾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其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饉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甄澤靈公未喋血成何涉地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友趙王孫商曰君欲友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友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舉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友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侯諸侯使魯君

說苑

四十二

為漢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曾君遂為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法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蟻然不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馬武仲立三年為二兆馬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焉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下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其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大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為殉可耳安陵纏曰敢聞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與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吼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注下沾於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

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于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于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壁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撤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其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更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長弘也數見其弘於周因佯遺書曰長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章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長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困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報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壁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令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報圖衛也鄭桓公將欲襲鄭先問鄭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鄭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費之以猴若盟狀鄭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鄭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東東之逆旅逆旅之吏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吏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柝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吏幾不會封也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悅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秦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路人攻其地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矣推之於此行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慙生違詐偽生寒誠信生神考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今國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道復事如故謁子先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怨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歎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所以養而害其慈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郊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與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罷殺士眾而已也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益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

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眾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大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口龜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于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鐘萬石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王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聞然無以應之而有慙色久之曰令之言乃令眾醜我遂罷罷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雁出而見矚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其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見雁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願臣願有請於王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矚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矚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雖於齊主寺人

春環有諸孟子曰吾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鑿言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雖與吾人春環是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既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雖與吾人春環何以為孔子乎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生於亂世其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任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于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一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與駢日使者自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于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命曰吳無道兵強人眾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能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與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

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米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馬虞丘子家于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意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黨治眾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于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王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焉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者犯曰薦于者公也怨于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于也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楛米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守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于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間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又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恃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令尹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

吾在上位以率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踏雷者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踏雷廷理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王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慶遂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遂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與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獄敦敦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夫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逐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傲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名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治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言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夫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令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尊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令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補其不足是變且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曹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福焉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眾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眾潰故語曰大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救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

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與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搏辱不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使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志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為齊上將軍與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于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寇如箕長劍柱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立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蓐立則杖甫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苦治軍若此其得眾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單其眾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為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執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陣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姦穿北門垣以為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

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且護諸軍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客不入軍軍客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履之守尸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聆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指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游東上農山于路于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耳將聽之于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莒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戰構兵賜願著編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鮫魚蘭芷不同蔭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王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鉞劍戰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于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眾皆君之

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眾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我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  
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  
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  
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  
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  
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  
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眾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  
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  
於色也於是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融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  
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  
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  
不如令者死無赦宗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  
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  
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日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隱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眾何以為  
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與師伐之既至大辛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  
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固壘而降  
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

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吳將毀頭闔廬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頭闔廬懼召伍子胥  
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今於辛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鵠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  
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  
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  
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天下惡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懲彘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  
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  
明王有絃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  
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  
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也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  
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  
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眾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難也不  
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蠹沫太公誅潘陴管仲誅史附里子  
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書則友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  
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  
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  
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

漢魏叢書

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使念有頃不對王滿生籍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  
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眾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  
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使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  
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欲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  
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晝夜  
臥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鏡和設於鞍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當無以為大不予無以合親親  
疎則害失眾則欺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  
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  
判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儉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  
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婦人之口可以出走  
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太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  
以為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  
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洩則無功計不設  
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  
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思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為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

強生也事不完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獨慶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  
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為忠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偽不如拙誠  
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闕  
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  
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  
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  
之為在困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為本必高以下為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  
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  
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賤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  
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怨怨之謀不可為也惕惕之心不可長  
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積善之家必  
餘慶積惡之家必餘殃一噓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者從  
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蟻仆柱梁蚊蠅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  
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無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  
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  
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衝下無私輕重自得蓬生草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  
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為者無不能成  
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眾生之積福無不及也眾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為善者天

報以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諺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為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于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為善者得道為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偽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為草以身為寶慈仁少小恭敬者老大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當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為死無禮者亦相為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跽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誥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為慎終如始常以為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眾異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為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頃刻而畢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已雖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涸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圍禍之閉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諂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為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蒲且修纆鳧雁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嘍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為善不直必終其曲為醜不釋必終其惡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沫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坎井無龜鼃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則悍天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為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已

自生之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害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說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濁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阨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為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天者死直如繩者稱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為人上者患在不明為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真田莫知真心底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為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則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為尊以屈為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母及身言惡母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善不可以偽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過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某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某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某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曾子曰鷹鷂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龜鼃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懼莊足以成禮而已曾子曰入是

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群臣則任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口者闕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闕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適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蠟欲類蠶蠶欲類蛇人見蛇蠟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罾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漁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不可去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克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為血氣乃平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為聲影不能倍曲為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為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眾人以毀形為恥君子以毀義為辱眾人重利廉士重名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為量事人以老為程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天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

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為取也不知與之為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為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蟻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嘆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哉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于孫矣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敦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默無過言怒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驎日馳千里鞭垂不去其背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地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必讓也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卷十七

雜言

說苑

五十五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  
 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  
 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  
 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伴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  
 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  
 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此于死紂而不能正其刑子胥死父而不能存其國二子  
 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  
 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賢之身涉敵室之  
 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感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  
 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諛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  
 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  
 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雍俞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  
 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旌者費仲惡來革長真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  
 頭足異所比于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  
 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讓之復見惠  
 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微為羽非強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  
 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則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則

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  
 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  
 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于鐘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  
 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工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  
 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未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尉人亡矣  
 選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國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  
 者為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為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  
 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汙惡君不辭下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子庚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  
 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  
 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丹祀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為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  
 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用從祭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為為肉也其善者以為  
 為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  
 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固無我則子死也子何能  
 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  
 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安能  
 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墼隨侯之  
 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曹不如泥丸麒麟駉駉倚衡負軌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子

將鏃卸拂鐘不錙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錙今子持楫乘扁舟  
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于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王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為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  
敦厚可事王不施用兵騏驎駢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子將為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  
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王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  
則易俗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眾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天而發已射百  
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  
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為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為直辭萬人叱非不可為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眾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上然則若  
託宿於鱷鱣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擊晝土所以  
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則仁愛者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  
雖強不得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  
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子者乎長管五官  
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武王處錫鄴錫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王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  
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賤者乎是以賢聖罕  
合論諛常與也故有十歲之亂而無自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  
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  
苛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眾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

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于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  
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于路不悅援手而  
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于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  
宮勾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  
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  
之間止之幸也二三子從止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  
秦穆公困於棗齊桓公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  
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  
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于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  
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矣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  
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乎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  
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  
山焚死故夫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止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過者時也死者命也  
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  
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  
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自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  
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  
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驪兒罷鹽車非無驥狀

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哀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慮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于路怒奮戟將下圍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其過也若似陽虎則非止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于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夫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鑿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為人也奚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為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正不為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天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莞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為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四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鼈鼈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

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眾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貴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教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啟期衣鹿裘表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已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為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善而忘其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非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鱣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止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益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

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  
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  
處遊必擇土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土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  
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  
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  
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  
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  
道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眾言不逆可謂知言矣眾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鵙而鼓之 孔子曰船  
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因依富固不窮馬  
跣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眾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芷蘭之室  
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  
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德所及者生  
似仁其流卑下句偃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雖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  
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  
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清澗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

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眾人取乎品類以正萬  
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  
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龍從巖巖萬民之所觀仰  
草木生焉眾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首辟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  
於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曾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温  
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往廉而不劓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温潤者君子比德焉  
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往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劓者君子比  
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  
不死累人者必眾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辟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  
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  
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曾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  
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  
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王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  
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  
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  
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三子皆坐地吾子獨舉草而坐之何  
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

衣義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必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為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為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立象者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方曰東井與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彗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日歲星二曰熒惑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璧西方曰奎婁胃昂畢昴參南二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機槍彗孛始枉天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為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則急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

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修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

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昴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長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天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汗澤陸陸正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稻蒲葦菅蒯之用不之麻麥黍稷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承於是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之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絕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秦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馬能大斂雲雨馬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滂滌垢濁馬能通百川於海馬能出雲雨千里馬為施其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馬能潤澤物馬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示望秩於山川編于群神矣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馬相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馬公曰然其甚者鳴其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馬相常騫曰臣請穰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馬公使為室成置白茅馬相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景聲乎公

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是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壽乎對曰能公曰能  
 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焉之所求相常為  
 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為君禳災而殺之君謂焉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壽乎對曰能公曰能且大  
 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順為可以益壽今徒祭  
 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焉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相常壽倘有  
 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為也大旱則  
 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為養雌為陰其在獸則牡為陽牝為陰其在  
 民則夫為陽而婦為陰其在家則父為陽而子為陰其在國則君為陽而臣為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  
 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  
 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懼之朱絲縈而劫之由  
 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為驚靈出  
 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蒯瞶之命不為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且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  
 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欲使人卜之巢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  
 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  
 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水泉  
 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  
 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  
 也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

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臙而後能  
 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形反陽陽形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  
 而毀齒二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十七而精化  
 觸情縱欲致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  
 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  
 求急時之辭也其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泰生之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六黍為  
 一豆六豆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重一石十二百黍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  
 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為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  
 麟虺身牛尾圓頂一角合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令其  
 有質文也幽間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息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  
 像風後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鸞膺鸞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  
 燕喙鷄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  
 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披義衷抱忠足履正尾擊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  
 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為能究萬物隨天社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  
 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  
 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啟面首曰  
 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  
 朝陽萃萃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舉行象山四趾轉運

應四時之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實則信信如也  
動則著矣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  
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知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  
閒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鷁鷁鳳皇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氏得而上之成  
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共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  
川阻深使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  
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  
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  
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  
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携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  
焉觀其苛虐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宗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  
構杭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  
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  
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  
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祀史率狸姓奉犧牲潔盛玉帛往獻焉  
無有祈也王曰就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令其曾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  
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就號公亦使祝史請士焉內史過歸告王曰就必亡矣不禱於  
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就公動履百姓以盈其違

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闌然而止瞳然而視  
有頃奉天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  
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蹀從右方渡至  
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  
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  
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  
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囂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  
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  
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廷而死楷矢實之石磬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  
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磬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分同姓以珎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  
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周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也  
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  
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  
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  
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  
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

漢魏叢書

說苑

六十二

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  
 通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為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鯀違  
 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舉之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  
 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舉之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  
 帝公侯祠有神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  
 瘳公見于產賜之晉鼎 說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  
 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寫占之寫曰如君之言則奉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因之且使國人賀夢丹之僑告  
 其諸侯曰說不久矣吾乃令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  
 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能天又誑之大  
 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說乃亡 晉平公  
 築虎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焉為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  
 怨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敗見乳  
 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  
 曠曰鵠食猶猶食駭駭駭食豹豹食駭駭食虎夫駭之狀有似駭馬今者君之出必駭駭馬而出敗乎公曰然師  
 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駭馬也固非王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  
 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令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  
 日不去是其鳳為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丈夫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  
 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  
 何而再自誣乎文公不悅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疾黎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乃至而上堂平公曰

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遠憂乎對  
 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藜藿  
 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  
 曰更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  
 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  
 穀三日孟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鷓鴣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矣也  
 對曰其國數散其幼君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害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  
 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小之巫官平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  
 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社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鑿秦越人能活  
 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廢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鑿秦越人能活  
 太子中廢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鑿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鑿也以管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于言耳請扶而  
 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鑿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鑿也搦腦  
 髓束盲莫煇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廢子曰子之方如此譬  
 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小鈞若子之方豈足以鑿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  
 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  
 可治也中廢子入報趙王趙王跪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冀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  
 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大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入成湯之砥針礪石取  
 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

漢魏叢書

說苑

六十三



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言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賈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政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倚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政五丈夫害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正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今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閔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十九

修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序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萬

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王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眾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散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縝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釋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所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吊唁無不哀者被甲纓曾立于將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廢人也廢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禮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親親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姤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為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

躄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指芻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  
 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德  
 束躬以自申飾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  
 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衍衍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  
 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當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  
 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卿為賓享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纁與皮弁皆必朝服玄纁四加諸侯大  
 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  
 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  
 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  
 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并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  
 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尸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  
 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其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  
 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紵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  
 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  
 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  
 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玉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二承明繼體  
 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大 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正而名實正父子之義

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芻為贄芻者百一作香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  
 芻為贄諸侯以圭為贄圭者玉也薄者不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卿以羔為贄羔者  
 羊也羊即而不黨故卿以為贄大夫以鴈為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贄士以雉為贄雉者不可指食  
 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為贄庶人以鶩為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為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  
 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  
 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弒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己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  
 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  
 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  
 之所貢士伐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悌孤取舍好讓居事方者命於  
 其君命然後得乘筋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文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  
 財侈物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  
 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  
 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  
 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解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  
 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  
 民者無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者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者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  
 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  
 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禩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

郎傳曰春日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群取禽不麇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麇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鷲鳥不搏蝮蠃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秦宰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饗佐饗止則百姓畋獵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天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臯陶為大理乎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僅為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土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遠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十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為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見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飭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言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與馬曰賵賵財曰賵衣被曰襚口實曰哈玩好曰贈知生者賵賵知死者贈賵賵所以送死也賵賵所以佐生也與馬束帛貨財則衣被玩好其數余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元士三匹二各五十

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贈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大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蹠士到鞮天子哈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殼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賵賵哈襚厚貧富亦有差三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作穿窆完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一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塋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貢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術術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騫不盡子曰君子也子貢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賜問何謂孔子曰閔子騫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貢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始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為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為親也宣王色色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

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饒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不呼其門有喪齊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眾童子擊鼓首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首大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作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齊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為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儼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為韭夏為麥魚秋為黍豚冬為稻雁三歲一禘五年一禘禘者合也禘者諦也禘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輿未登惛惛惛惛專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取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馮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馮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土祭其祖禴禴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揖舟中水而運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馮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西赤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 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知之乎對順辭禮有三儀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

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鐘俎列豆且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多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于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大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為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于桑伯子于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為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日合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鐘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為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鐘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為鞀鼓桴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鐘磬琴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旒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

以獻酢醕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忠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鞀之聲懼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惟憐之音作而民思憂嗟嗟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奮厲奮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動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內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長而不壯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亡本庸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樂惑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實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

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節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節是故先鼓以鼗鼗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絕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聲感者其聲嗶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善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賊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廢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史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史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鐘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

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  
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  
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再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  
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  
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  
以為基故其音秋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  
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  
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而亦之醜  
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  
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說苑卷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  
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  
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  
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  
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下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尊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  
質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  
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  
勝其欲去其質而歸之華是以若窳之器爭鬪之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  
朴而取偽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為一  
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  
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  
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  
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憚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  
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締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用吾用務也古  
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散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  
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丈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  
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綉締紵亂  
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善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  
工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  
為天下戮非惟錦綉締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于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于子一鐘粟者  
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者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

未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即位二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埋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殿前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闕中離宮三百所闕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胸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真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長誹謗而主逆復敢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夫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綉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履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靡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米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十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亡耳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海五帝下凌三王章素樣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

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泆之行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泆者久飢之說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泆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替其末治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秦穆公問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盞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為首綉觴勺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二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腸勺刻鏤四壁四帷首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為由余請期以疎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牛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為上卿問其兵執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雜質樣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利王具劍右帶環佩左光昭右右光昭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王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

說苑

二十一

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治治魏而市無預賈却平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子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默然起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眾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之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辟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無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辟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其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辟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天有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辟臣衣服車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辟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度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狐白之裘此辟臣之所儉也 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履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妻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作一節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殺妻表其牢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倍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

園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園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糶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亂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其大晏子辭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佳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正受其福賓王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王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保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祔僕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保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為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為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直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累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之制禮令則越之吾是以欲保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為槨禹為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其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令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祔僕曰善遂保葬也 魯有儉者瓦甬者食食之而美盛之士錮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甬陋器也者食薄膳也



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饜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晏子病將死斷極內書焉謂其妻曰極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未吾孝兄弟未吾悌朋友未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編而徒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編為冠也而越人徒跣剪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識

右劉向說苑二十卷隋唐志及通考卷數並同崇文書目祇存五卷餘並亡後曾子固校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為二十卷而為之序大略謂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不當於理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又謂其徇物者多自為者少所論過刻誠有如何氏所譏但其所采春秋時事亦實多抵牾如謂登犯以樂見晉平公石乞侍坐於屈建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使人往視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上書未見生伯厚已斥其述絕之誤觀圖學不惟此也其言楚昭王問太史州黎韓武子謂樂懷子叔向問殺長宏左史倚相諫楚莊王皆前後不同時又以狐突自殺在獻公卒時舟之僑作龍蛇詩同介子推羊舌虎為善樂逢當是樂逢字諱皆與左傳不合而言屠岸賈事全同史記其尤可怪者則言秦始皇謀禪天下以鮑白令之諫罷

見至又盧生侯生既亡後得侯生侯生歷數始皇過夫始皇默然遂釋不誅觀籙俱與史記大異向距漢初不遠必非無據而為此說故特表之以廣并魚之聽矣此書自曾氏校正後頗無殘缺今叢書本間有以上下章誤合為二者亦祇畧為乙正未另編次汝上王謨識



